



人世间

老爸当上消防员

于心亮

我爸上火了，口腔溃疡，喝点水都疼得直吸溜。我问怎么了？我爸说：“让你妈给气的。”我妈说：“别听你爸胡说八道，过年时候买的桔子没吃完，眼瞅着要坏，你爸舍不得扔，一口气吃了，我说他几句他还不爱听，——活该！”我爸摇头说：“你妈心眼不好使，你看她乐的。”我妈翻药匣子找药。我爸说：“我没那么娇贵，过两天就好了！”说完了。

我爸当上了消防员，每天穿着红马甲，套着红袖标，站在入山的路口边，护林防火。镇上配个电喇叭，里头重复播放安全提醒，我爸嫌吵耳朵，关了。镇上来检查的，批评我爸，我爸不服气，嘴里一边吸溜着一边争辩。来检查的人说：“上火烂嘴了吧？我也上火烂嘴了，正好带着喷剂，来，咱俩一起喷喷。”喷完了药，检查的人走了，我爸摞开了电喇叭。

到了晌午，我妈让我去给我爸送饭。我不送，骑着小电驴跑到防火点，喊我爸：“我妈叫你回家吃饭。”我爸说：“你妈净胡扯，不知道我护林防火走不开吗？”我说：“我先替你看着，你回家吃饭去吧。”我爸说：“你会看吗？”我说：“怎么不会看，我又不是小屁孩。”我爸骑着电驴走了一会儿，不放心又转回来：“千万别离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爸走了以后，我待在板房里看了会儿手机，又出来看了会儿条幅上的标语，随后又看着几面彩旗在风里猎猎地招展，我打量着面前的山林，想着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去植树造林，一镐头一镐头在石缝里刨窝儿种树，一小桶水一小桶水浇树……此时绿树已满山头，父辈人满头白发，我也半生已过，想想真是令人喟叹不已。倘若一粒火星燃去，可毁了。

正想着，我爸骑着电驴又风风火火跑回来了。我问：“你没躺会儿？”我爸说：“有什么好躺的，在家你妈总爱唠叨，吵得我脑仁儿疼。”我说：“既然你回来了，那我就走啦。”我爸说：“没情况？”我说：“没情况，干活的干完活走了，剜野菜也剜完走了。”我爸沉吟着说：“你先别急着走，看着入山口，我再到里头转转去。”说着，拿着电喇叭进山了。

还真让我爸发现了情况，几个进山在溪流边洗衣服的人偷偷生起了烧烤炉。我爸拿着电喇叭朝着他们播放。那几个人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开始不耐烦，再后来终于不好意思起来，收拾好烧烤炉和洗好的衣裳，赶紧开上车走了。我爸拉长着脸回来，冲我说：“你回去吧，以后，让你妈来送饭！你不用来！”我欲争辩，我爸挥手，像赶苍蝇：“走吧！”

我气嘟嘟地回家，说给我妈听。没承想我妈却对着我爸：“你要是再小几岁，信不信你爸一脚踢你猪圈去！”我说：“那几个洗衣服的人，谁能想到会偷着去烧烤呢？”我妈说：“你没想到，你爸怎么能想到、能发现？”我无言以对，气恼地躺到炕上翻手机。我妈说：

“你爸嘴里的溃疡，这下更多了。”我哼了一声。我妈把笤帚疙瘩敲我脑袋上：“你哼什么？！”

等我脑袋上的肿包消了，天也快黑了。我妈做好了饭，让我去送给我爸。我说：“我爸让你送，不让我送。”我妈说：“好，我去送，成天守着你们这两个犟种，也不知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我装作没听见，等我妈出门了，我就骑上小电驴在后头跟着。车灯前些日子被我爸撞碎了，也没修。等出了岔头，我捏着嗓子喊：“前面的大婶子，让不让我捎捎你呀？”

路上挨了我妈一通狠掐，我感觉身上的紫豆子肯定擦上加擦了。眼瞅着瞧见防火点了，我让我妈先走，我在后头跟着。果然，我爸见了我妈问：“你怎么来了，咱儿子呢？”我妈说：“儿子在家上火呢，长了满嘴疮，都说不出话来了。”我爸说：“这浑小子越长越抽抽了，小时候一脚踢他到猪圈里也没见他嘴长疮，现在知道长疮了？回头……哼！”

“回头咋地，你还敢打我？”我气哼哼地从黑影里跳出来，吓我爸一大跳！我爸说：“你以为我不敢动你，要不要试试？”我妈说：“你爷俩别光动嘴，好样的摔个跤试试！”我爸说：“哼，你们吃得饱撑撑的，我防了半天火，水米还没沾牙呢，等我吃饱了再摔！”我爸说完开始吃饭，先是一口咬下半拉馒头，然后撬了一筷子菜，依旧说：“这菜么，咸了！”

正吃着，镇上检查的人又来了。我爸说：“我防火，你不放心？”检查的人说：“我放心防火的人，不放心这大片山岚林啊，不转转，心里不踏实。”我爸说：“逮饭（方言，吃饭）了没？一起逮点，俺老婆子的手艺还行。”检查的人说：“我逮过啦，嘴还疼不？”我爸说：“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一说，立马疼了。”说着，我爸还真捧着下巴吸溜起来了。检查的人说：“抽根烟就不疼了。”我爸说：“抽烟？咱是来防火的，抽根烟？亏你想得出来。”检查的人就笑。

我爸吃完了饭，就赶我和我妈走，他还要看守一会儿。我看着黑黢黢的田野和山林，说这么晚了，谁还上山？我爸摇头说：“回去早了，我也睡不着。”我爸让我开着他来的三轮车，车灯好使。我拉着我妈走老远了，透过后视镜，瞧见我妈扭着头看防火点的我爸。我说：“我爸过会儿就回来了，看你舍不得的。”我妈说：“好好开你的车，哪么多狗精神！”

后来，我爸一瘸一拐地回家了。我爸说：“电驴的灯真该修了，路上骑沟里去了。”我妈说：“没事吧？”我爸说：“怎么没事？你没瞧见我一瘸一拐的吗？”我妈说：“我是问骨头没事吧？”我爸说：“骨头有事我能回来吗？你净问些废话！”我妈跟我说：“儿啊，给你爸找片膏药贴上。”我问贴哪儿？我妈说：“贴你爸嘴上，免得他唠叨，吵得我脑仁儿疼！”

那一团燃烧的火焰

王忠华

当我正拿着手机寻找合适的方位，为昨日发现的那一片亮眼的“婆婆纳”拍照片时，忽闻头顶上方传来“梆——梆——梆——”的敲击声。开始我不以为意，但随着敲击的节奏愈发急促，一声重似一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分明是啄木鸟凿树的声音。

我起身仰起头，目光在老榆树那些漫展的枝干上搜寻——一个小小的身影，就这样撞进了我的视线。倘若不是怕惊到它，此刻的我定会高兴地大喊一声：“我看到活生生的啄木鸟了！”

它，油黑的脊梁，有力的尾翼仿佛吸盘似的，将身体牢牢地固定在树干上。样子比麻雀大不了多少，脖颈下是半圈灰白色的羽毛，肚皮是纯色的白。最让我惊诧的是，一撮耀眼的橙红色的羽毛衔接在尾翼与肚腹间，乍看上去，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这一点睛之处，顿然让我感到它比灰蓬蓬的麻雀利落、高贵了许多。这一刻，认证了我从小到大敬畏的鸟类——啄木鸟。那一团耀眼的颜色，宛若黄昏中的一道晚霞，不仅妆饰了它的容貌，更让人觉得那是一朵早春间在黢黑的枝干和蔚蓝空中悄然开着的小花。我仰着脖子，似乎能看到它那一对清澈如镜的眼睛、坚硬而锋利的喙。“梆梆”的敲击声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树干，它仍专注地工作着。不时有几片轻羽似的木屑从我头顶的上空悠悠地荡着，飘落下来。

我就这样静静地仰望着它。每日尾随我身后的流浪狗“大白”似乎察觉了我的异样，它用疑惑的眼神看看我，转身嗅觅着泥土，消失在巷口。

巷子不长但很开阔，中间是泥土路，两侧依着屋前和房后大都种植了葱韭等简单的蔬菜。五户人家，其间有两户从破败的门缝中能看到院内杂草丛生，甚至有的已高过院墙。还有一个外墙壁上依稀可见几个歪斜的字“此墙危险，禁止靠近”。我断定这三户人家已搬离很久了。巷子的两端尽头还住着人家，他们养着猫、狗、牛、羊、鸡、鹅……喧嚣的闹声让这条沉寂的巷子有了琐碎的生活气息。

我时常穿过一条沙土小

街，再拐进这条巷子，去尽头的那户人家取牛奶。那棵粗大的老榆树就在巷子中间，宛如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守护在这里。婆婆繁茂的枝条擎起在空中，恰如一顶撑开的大伞，几乎罩住了那几家荒芜的院落，树下杂草遍地。几棵从头到脚暗褐色的鬼针草高高地支棱在那些枯叶上，张牙舞爪的针尖，让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它的纠缠。

此刻，我就站在这零乱的荒草间，听着啄木鸟明快有节奏的凿击声，看着它专注而灵动的神态，还有我与它那一份难掩的偶遇惊喜。我竟忘记了掏出手机定格这美好的瞬间。

后来，它好像发现了树下仰望的我，便机警地转动着身体，丝滑地转向了树干的另一面。黢黑的树干将它的身体完全遮住了，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暗黄的圆圆的小洞，那是它刚才努力啄出的结果。我生怕错过了与它亲近的每分每秒，屏气凝神盯向它的方向，希望它再次丝滑地转身。

很快，它便不时从树干后探出小脑袋偷窥我，大概发现我对它不会产生伤害时，灵活的小脑袋探进探出的频率便多了起来。一伸一探，一次又一次，像个呆萌的孩子与我捉着迷藏。我既享受，又害怕与它的目光交汇，生怕它离我而去。在数次试探的过程中，它仍重复着先前的动作。我猜想它也许对我放下了戒备之心，就想找个很好的视角将它拍下，于是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它发现了我的举动，展开双翅，箭一般地消失在苍茫的天空里。

我眺望着远空中那个小小的黑点，心中怅然若失。记得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啄木鸟医生》，知道它是树木的医生，是人类的朋友。自那以后，每次去山上，就会在那些叽叽喳喳的鸟雀中留意，想看到啄木鸟的身影和模样，但始终没有见过。

多年后，在这个春日午后，我终于见到了啄木鸟。虽然只是远远地相望，前后不过十分钟的光景，但毕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啄木鸟模样。它灵动的样子和倏忽间飞在茫茫天际间的那一剪身影，还有那一团燃烧耀眼的火焰，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